

B842.6

p25

824

生活中的幽默和审美趣谈

庞耀辉 吴仲强 主编



A0818922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年11月 西安

(陕)新登字 009 号

【内容简介】幽默，一种抓住可笑或诙谐现象的能力，是人们改善生活、弥补人与人之间鸿沟的特技之一。本书别开生面，从审美的视角出发，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幽默的诸多有趣问题，尤其是对滑稽、诙谐、笑、讽刺以及选美、征婚艺术与幽默、着装审美与幽默等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并十分注意采集中外幽默大师的趣闻轶事。阅读本书既可使入获得一定的喜剧美学、趣味心理学、现代交际艺术等方面的理性知识，又可使人了解一些来自生活实践中运用幽默技能的经验教训。本书文笔流畅，取材广泛，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读者对象：广大青年及其他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多层次读者。

生活中的幽默和审美趣谈

庞耀辉 吴仲强 主编

责任编辑 蒋相宗

责任校对 李珂

*

© 1993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 710072)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ISBN 7-5612-0409-4/G·61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7.75 印张 165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4.00 元

“幽默”释义

——风趣、诙谐、滑稽、喜剧、
丑、笑、怪诞、讽刺

何为幽默？

幽默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

幽默的生理属性与心理精神属性的契合点在哪里？

幽默的表现形态有哪些？

风趣、诙谐、滑稽、喜剧、丑等概念是否与幽默有着同等的内涵和外延？

现实性幽默与艺术性幽默又具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对于诸如此类饶有趣味的问题，人们运用哲学、美学、艺术理论、心理学、生理学、文化社会学、词源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进行了广泛和深入地探讨，国内外所涌现的研究流派和著述之多，实在令人目不暇接。当然，研究者们也只有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独特而得当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才可能揭开幽默的面纱，展示幽默的奥秘，为人们正确地运用幽默武器，提供颇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如果从纯粹的语词学的角度来看，“幽”含有“深远、隐蔽的、不公开的”等意义，而“幽默”一词，按照字词典的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的”。这种释义，恐怕是对幽默的最为宽泛、浅近而扼要的阐述。

在苏联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奥夫相尼柯夫和拉祖姆内依两人主编的《简明美学辞典》中，对“喜剧性”、“滑稽”、“怪诞”、“笑”、“幽默”等概念进行了阐释，其主旨为：

“喜剧性”（来源于希腊文 komodia—喜剧，快活的演出）：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它是用来说明和评价社会现象、人们的风尚、习俗、活动和行为的，正因为这些东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先进的社会力量的审美理想完全地或部分地不适应，有矛盾，所以引起人们以嘲笑的形式来加以谴责。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观点来看，喜剧性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把丑恶的、历史上注定要失败的、非人道的东西，虚伪地冒充为美好的、进步的、人道的东西，可以通过喜剧性表现出来。

可能性和构思不一致，对严肃的东西进行不严肃的摹仿，不懂得自己的贪心的荒谬性，支持历史上陈旧的、不符合新的社会进取精神和理想的那些生活概念和关系，所有这一切使行为变得滑稽，变得荒唐，使照此行事的人处于喜剧性的地位。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喜剧性下了这样的定义：喜剧性就是“用贪求有内容和有实际意义的外表来掩饰内在的空虚和微不足道”。

生活中的多种多样的喜剧性现象，决定了在艺术中对喜剧性事物的反映形式各不相同，对滑稽的、荒唐的、但可以纠正的情况、关系和性格作出审美评价，这是幽默或善意嘲讽的基础。

……像怪诞这类的喜剧性的反映形式，是揭露社会弊端的尖锐的形式，怪诞的任务在于：创造集中的往往是夸大的

社会恶行的形象，故意突出描绘一切坏现象，甚至把这一切坏现象加以讽刺画式的描绘。正因为是在讽刺和怪诞中，危险的社会弊端要受到嘲笑，所以在这里，喜剧性和悲剧性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讽刺剧，悲喜剧）。

喜剧性的描绘是一切种类的艺术所固有的。那些创造直观形象的艺术种类如造型艺术，在这方面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在造型艺术中，讽刺画、漫画占有显著地位。喜剧性的一切形式在艺术文学中，特别是在特殊体裁的戏剧——喜剧中，获得了广泛的反映。在其他种类的艺术（趣剧、滑稽戏、幽默作品等）中，喜剧性描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滑稽”：喜剧性的形式之一，它引起欢乐的情绪，引人发笑。

滑稽的表现的深浅程度不同（使人感到有趣、快乐、荒唐、意外），它也是表现幽默感和评价生活现象的喜剧性方面的主要条件之一。它的基础在于：在喜剧性的现象和情况下，严肃的东西照例是同不严肃的东西、荒唐的东西配合在一起的。

在艺术中，滑稽的东西首先和主要通过幽默的体裁显露出来，这种体裁引起人们欢乐的、非恶意的笑。滑稽的情节是喜剧性的状况、情况的偶合，错误、惬意的误会，有趣的越轨行为等的结果。在文学中，往往通过逗乐的故事揭示出来，在戏剧中，则通过通俗笑剧（例如，契诃夫的通俗笑剧《纪念日》、《熊》、《建议》），在音乐中，通过娱乐体裁的歌曲，在绘画中，通过善意的漫画表现出来。

在艺术中揭示滑稽事物的根据是对所描绘的东西的客观评价，对构成喜剧性状况的那些缺点的突出刻划，从而促使

人们去纠正缺点。指明和揭露导致产生社会弊病的较严重的缺点，则采用另一种艺术描绘形式，那就是讽刺作品，怪诞作品。

“怪”（来源于法文 *extravagant*——荒诞的、离奇的）：指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东西，它使现实的某些现象或这些现象的个别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大量的现象和方面，从而被理解为某种出人意外的、不同寻常的东西。例如，它表现为人的行为举止独特，思想表达方式新奇，衣着穿戴异样等。怪并不是违反通行的准则，而是独特地大胆地有时粗鲁地解释这些准则。不应当把怪同庸俗、粗鄙混为一谈，因为怪虽然趣味特殊，但它始终包含着分寸感。

艺术中的怪首先是指描绘生活中的怪事物本身（谢洛夫的《伊达·鲁宾施坦肖像》），以及对形象作不同凡响的新奇的解释（克拉姆斯科依的《一个陌生女人》），大胆地运用新的出其不意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线条、色彩、修饰语、破格韵脚，来帮助揭示内容。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诗作的手法就带有怪的特色。例如：

就是在

老海象的背上

也只能看见“法伊绉纱”

和“中国绉绸”，

也只能看见

云彩一样的“乔其纱”。

艺术中的怪如果不能配合内容而成为目的本身，怪就失去任何艺术的审美价值了，它就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噱头表现手法。

“笑”：指对喜剧性事物的一种最基本最明显的反应，它表明，某种喜剧性矛盾、某种喜剧性缺点被人看见了，正确地理解了，并作出了评价。因此，笑始终反映对嘲笑的客体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我们嘲笑丑恶的东西，“我们就超过了它，例如，我嘲笑蠢人，我觉得我了解他的愚蠢，了解他为什么是愚蠢的，并了解他应当怎样才不致于成为蠢人——因而我这时觉得自己大大超过了他”。

在艺术中，具有幽默感的艺术家的作品引起笑，虽然正是对这些作品发生的这种反应，远非总是预先决定的和必须遵循的。聂米洛维奇-丹钦科认为，剧场中的笑可以证明剧本里描写的喜剧状况的真实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戏剧中的笑那样强有力地揭示剧本中深深埋藏着的真实。”笑“揭示了对剧情和剧中形象的真正的正确的态度。”

……其实，笑既充满了思想，又饱和着感情，它帮助人们同注定要灭亡的，但妄图取得活下去的权利的那种旧事物进行斗争。赫尔岑写道：“笑是反对一切过时的旧事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过时的东西天知道靠什么维持着，它只有貌似强大的骨架子，它阻碍新生命的成长，它恐吓弱者”。

“幽默”：（来源于拉丁文 humor——液汁）

1. 指在生活中判明和在艺术中再现喜剧性的特征、方面和现象的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幽默理解为对别人和自己身上的喜剧性缺点的批判性剖析和自我批判性剖析（参见《论崇高与滑稽》一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凡是爱好幽默的人，“凡是天性委婉、容易激动同时又善于观察、公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目光下，随便什么琐碎、寒伦、渺

小、卑微的东西都是无法隐遁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一般的人类尊严相矛盾的”。

幽默感是艺术才华的重要因素之一。真正的艺术所固有的幽默感，是深刻的真实的，它并不只是为富有讽刺性气质和喜剧性气质的艺术家所特有的。幽默有时在史诗般的作品（例如，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起巨大的作用。艺术家的幽默感是富有个性地表现出来的，而且是与艺术及其方法的一般历史变化相适应的。

2. 喜剧性的特殊样式，它不同于讽刺，它是通过生活现象的局部性的缺点，通过人们的性格、外貌和举止的某些可笑的特征表现出来的。因此，对现实现象所采取的幽默态度，以幽默为基础的艺术作品，只要求作温和的微笑和开善意的玩笑。例如，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中对前线生活日用品的缺乏，对主人公及其同志们的某些特点所采取的幽默就是这样的。善意的漫画，可以说是在绘画中表现幽默的最富有特征的例子。

……把幽默理解为调和矛盾、调和美与丑的一种手段。根据这一点，把幽默说成是一种与讽刺相反的、最深刻和最有价值的喜剧性形式。对幽默的这种解释，是与艺术中真实的原则、与艺术中忠实地再现生活的喜剧性方面的原则相矛盾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不同意对幽默作自由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解释，他强调指出，我们指的是幽默讽刺家的艺术，这种艺术“仅仅根据生活现象的内在价值对生活现象作出评价，而不渗杂任何宽容或怜悯之情。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人们就不会知道，在所描绘的图景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

是在宽容心的影响下软化了的，或掩盖了的，或增添上去的”。的确，幽默决不会同整个进步艺术所固有的真实的原则和忠实地再现生活的原则相矛盾，因为幽默面对的客体，的确是理应对之采取这种幽默态度的。此外，在巨大的艺术画卷中，幽默单独出现是比较少见的；这些艺术作品的特色是千差万别的，喜剧性色彩交相辉映（例如，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和《金牛犊》）。

在新出版的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美学等词典中，对于幽默以及与之有关的诙谐、滑稽、喜剧、笑等概念，也都进行了阐释，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

以美学家王世德教授为主编的我国自编的第一部《美学辞典》亦对“诙谐”、“滑稽”和“幽默”等概念进行了阐释，其主旨为：

“诙谐”：审美范畴之一。喜剧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轻度的幽默。而“讽刺”则是比幽默和诙谐较尖刻、锐利、强烈、浓重。

“滑稽”：仍为审美范畴之一。喜剧性的主要表现形式。生活中，滑稽对象与喜剧性矛盾冲突有紧密联系。其实质是：不正常、不合理的事物，违背正常情理，或表面与实质不符、名实不符等。由于滑稽对象内在的空虚和无价值，所以其表面的抗争往往表现为夸张、歪曲、荒唐、装腔作势、忸怩作态等形式；或显得虚弱、愚蠢、情态可笑。

现实中的滑稽对象也反映到艺术中，不仅集中反映在喜剧艺术中，而且也反映在漫画、幽默画、相声、文学等艺术形式中。

艺术中的滑稽有时是现实滑稽对象的直接再现，有的则

是艺术家的创造，艺术家通过对现实中丑恶的或推动存在根据的、不合规律的事物本质的认识，有意在艺术中给以夸张、笨拙、荒诞地表现，使其构成艺术中的喜剧矛盾冲突而给人以滑稽感，让人在一种轻松地愉快发笑中意识到善的优越和胜利，并否定这些必然消亡的事物和现象。

在艺术中，也有用滑稽的喜剧冲突表现正面肯定对象的，但这只是通过给正面对象以脱离生活常规、夸张、奇特或让人感到意外的有趣的形式表现，从而使对象不仅让人感到滑稽可笑，而且感到更加可爱可亲，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否定性的手法表现烘托正面肯定的艺术形象，体现艺术创作的辩证法，使艺术作品增强娱乐性和感染力。

“幽默”：它是通过比喻、夸张、象征、寓意、双关、谐音、谐意等手法，运用机智、风趣、凝练的语言对社会生活中乖讹、不合理、自相矛盾的事物或现象作轻微、含蓄的揭露、批评、揶揄和嘲笑，使人在轻松的微笑中否定这些事物或现象。它带有讽刺的意味，但没有讽刺尖锐，是一种含笑批评，其强度比讽刺的批评性弱，比诙谐的批评性强。

幽默是喜剧性的一个范畴，但有时又与悲剧性相渗透，具有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特点，是一种含泪的笑。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幽默家的情绪是自尊和自笑自鄙的混合，这说明幽默还具有表现人故意嘲笑自己，并借这种形式揭露不合理的事物和现象的特点。这种自嘲的实质是那些肯定自身内在价值的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的风趣率真的揭示，和与之轻松地诀别。

幽默也有不带讽刺意味的，只是轻松地开玩笑，表现一种诙谐的风趣。幽默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

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文艺美学思想，亦可发见他们对于幽默、喜剧、滑稽等的精辟阐释。马克思指出：“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①

马克思还曾深刻地指出：“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猖狂地咆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后把它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去剥他的皮；它竭力想煽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是复仇的答尔乔夫。”^②

恩格斯同样精辟地指出：“在上一世纪的喜剧中，特别是法国的喜剧中，总有一个奴仆无时无刻不在挨耳光，在效果最好的几场戏里，甚至被拳打脚踢，好让观众开心。扮演这

①②董学文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第36、3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

个奴仆角色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和我们法兰克福帝国剧院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和帝国外交大臣的角色比较起来，却令人羡慕不已。因为喜剧中的奴仆至少还有一种报复手段——俏皮，而帝国大臣呢？”^①

恩格斯又深刻指出：“……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最好是采用其他方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②

在名著《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有一段生动的论述：“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像伏拉松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时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用刀平着拍一下；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放在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相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相对立；轻率自满，大发无边际的空论；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着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气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16

①②董学文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第37、3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

世纪极无为的争吵和肉体欲念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堂吉诃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鲁莽式的愤怒，愤怒式的鲁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像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①

讽刺幽默大师鲁迅也曾有过十分精当的阐释。关于喜剧美、讽刺美的本质，鲁迅指出：“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②

鲁迅又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地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鲁迅指出：“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全篇的力量。”“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就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

①董学文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第87—8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

②参见《鲁迅全集》第18卷。

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

鲁迅十分推崇契诃夫的讽刺幽默艺术。因为，契诃夫作品表现出来的“笑”，是引人沉思、发人深省的笑，是融合着严肃的人生课题和生活真理的笑，它的讽刺美，正是科学意义上的喜剧美。鲁迅指出：“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地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果戈里的讽刺幽默艺术也具备悲喜剧因素相交织、愉悦性与严肃性相交融的特点。果戈里的讽刺幽默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含泪的喜剧，含泪的笑。鲁迅称赞过果戈理这种悲喜剧结合的“含泪的微笑”，他说：“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根据讽刺幽默艺术真实性、严肃性的要求，鲁迅特别注意区别这样一些界限：笑与打诨、幽默与油滑、讽刺与冷嘲等界限。

关于“打诨”，鲁迅说：“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分而出现了，把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要紧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笑”的形式，把庄严的要紧的东西歪曲成丑的东西，使其真实蒙上

油滑色彩，结果使人们忘却其中含蓄的真理。鲁迅在这里说“滑稽”，指的不是真的滑稽，而是油滑。这一点，鲁迅作了解释：“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真的滑稽，带有喜剧性，但又带有真理性；而油滑，则真理性完全丧失，其喜剧性也是虚伪的，造作的。因此鲁迅说它是“创作的大敌”。

打诨的另一种表现是以笑的形式，保护丑的东西，冲淡人们对丑的事物的憎恶。鲁迅曾批评金圣叹，说他的做法就是一种低级的“打诨”。他被杀头的时候，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鲁迅对此批评说：“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讽刺的本质，是与丑恶的事物、与旧事物不相容的，而“打诨”却在给丑恶“帮闲”。金圣叹被杀时的“打诨”，与制造丑恶的凶残的统治者的立场并没有歧异，倒是统治者掩盖丑恶所必须的。讽刺，本应当抓住它的丑恶之处，把屠夫的可恶、可笑、可鄙揭露出来，在笑的形式中，告诉人们关于反动阶级凶恶性的真理。而不应当人为地制造一种滑稽，用假的、造作的笑声来冲淡、掩盖真的血腥的现实。如果讽刺艺术堕入打诨，那就堕入瞒与骗的渊薮。打诨并非幽默！鲁迅的遗训何等深刻、宝贵！

幽默理论大师特鲁在名著《幽默的人生》中，对于“如何获得幽默力量”作了如下言简意赅的阐释：

趣味的思想：学习去看任何情况趣味的一面。

笑谈自己，并与他人同笑：但是只能笑他的行为，不可

笑他这个人。

以轻松的态度面对自己，而以严肃的态度面对人生：去发现人生的紧张和重担在与外界整体相形之下，显得较轻、不那么严重。

使人欢笑，使人快乐：方法是做令人愉快的事，说令人愉快的话。

让我们一同来发展幽默力量——方法是经常去用它！

让·诺安作为一代幽默理论家，以其著作《笑的历史》而遐迩闻名。在著作中他如此阐释道：“当然，上下几千年，纵横全世界，这样的人物（幽默大师——引著）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天才的人物、能干的人物，以及那些仅仅善于用自发喷涌出来的快乐感染别人的人物。即使 50 本电话簿那么厚的巨著，也容纳不下从 A 排到 Z 的所有这些人物的姓名，更不用说容纳一份人类历史上所有‘笑话’的目录，同样容纳不下历代哲学家们为笑的问题而做出过的各种解释。… …好吧，如果您喜欢寻求愉快的心绪，而又不认为涉猎一个虚构、洒脱的主题纯属荒唐、轻浮；如果您已经准备好耐心地探讨一个难题，那么，让我们一起到笑的世界中漫步片刻，在这个世界中，布满了珍禽怪兽、奇花异卉，不仅有时令人赞叹，而且往往千姿百态……当我们沿曲径盘桓时，最终会发现，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曾经为‘笑之塔’贡献过砖石，不过，其中有若干块砖石更为精致。”

在《笑的历史》中，让·诺安辑录了有关幽默与笑的名言。这些有关幽默与笑的名言，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转录数则，以飨读者。

甚至在笑声中，心灵深处也隐含着痛苦。快乐常会以悲

哀告终。

——《圣经》

阻止人们微笑着说出真理的是什么呢？

——奥拉瑟

以笑话来排忧解难是个好办法。

——西杜瓦纳·阿波利内尔

音乐是故欲使人笑，使人唱，使人舞的科学。

——纪尧姆·德玛科尔特

我喜爱文静、乐观、谦逊的性情，讨厌粗暴和严厉的习性，可憎的神态令人望而生疑。

——蒙田

对于任何能够借以娱乐的机会，甚至于最小的，我也从不放过。

——蒙田

描写笑总比描写哭为好。

——拉伯雷

挑选老实人发笑是一种离奇的举动。

——莫里哀

嘲笑别人的人，反过来也害怕别人同样嘲笑他。

——莫里哀

期待和眼见之间的差距，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令人发笑。

——帕斯卡

为了避免至死不知笑为何物，在感受到幸福之前，就应该笑。

——拉布律耶尔